

指導單位 | 嘉義市政府
嘉義市政府文化局
發行單位 | 嘉義市立美術館
地址 | 600002 嘉義市西區廣寧街101號
電話 | (05)227-0016
信箱 | art@ems.chiayi.gov.tw
企劃製作 | 沃時文化有限公司
美術設計 | 理式意象設計有限公司
印刷 | 崑威彩藝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| 2024年5月

嘉義市立美術館
CHIAYI ART MUSEUM

實驗、交談與創作的歲月：

——嘉義鐵道藝術村紀錄片《黑金段上的藝術夢》

文 | 陳含瑜 · 圖 | 透島影業

《黑金段上的藝術夢》是由嘉義市立美術館委託「透島影業」團隊製作的嘉義鐵道藝術村紀錄片。片中透過對多位藝術家的訪談，回顧當年嘉義鐵道倉庫轉為藝術村的過程及重要的展覽。曾經駐留的藝術家、策展人在他們的記憶中仍然鮮明，在鐵道倉庫工作室創作的經歷，則成為他們藝術生涯中重要的養分。

黑金段上的藝術住民

「黑金段」大致對應的範圍是日本時期的「黑金町」。黑金的日語「くろがね」(kurogane) 意為「鐵」，也就是鐵路。1990年代末，隨著高速公路建成，全臺鐵路沿線的遊客與載貨量逐漸下降，許多鐵路倉庫也因此閒置下來。因為這些倉庫的內部空間相當大，當時的藝術家與文化局便開始構想，是否可以將其轉換成藝術文化的空間。

1997年「大地·城市·交響曲—臺灣裝置藝術展」，邀請嘉義在地與非嘉義籍各五位藝術家，從嘉義火車站沿著中山路到文化局、北門車站、忠孝路的兩側展出作品，並延伸到嘉義公園。透過展覽的推動，嘉義鐵道藝術村也在其後正式成立，國內外的藝術家陸續駐村。鐵道倉庫位於嘉義火車站後站，有別於前站熙來攘往的人車，後站的環境提供藝術家安靜與沉思的創作空間，作為創作的場所，讓藝術家能夠靜靜思考、發展作品。偌大的空間也讓作品的尺幅更不受限，媒材的選用更自由也有更多嘗試。

在鐵道藝術村最具活力的2000年代，嘉義匯集了許多藝術家、策展人，加上自日本時代至當代，嘉義在地保留下來的各種物件與藝術文化，都使藝術家們具備著以創作召喚集體感知的力量。臺灣當代藝術的實驗與影響滲入城市，引發人們對地方的認識與認同。二十年後，因應嘉義市區的鐵道高架化與城市規劃，昔日活力充沛的鐵道藝術村不得不停止運作並進入拆除階段，黑金段上曾經自由不羈、想像馳騁的藝術之夢迎來告別之時。

歲月結緣

藝術家王德合在《黑金段上的藝術夢》拍攝受訪時提及嘉義地方很小，早期從陳澄波、林玉山等前輩畫家對後輩學生的照顧支持開始，延續下來到黃照芳、陳政宏等人，這些藝術家在開畫室的同時也十分照顧自己的學生。養成了嘉義藝術創作的氣氛，世代之間彼此傳承、相互協助，而鐵道藝術村的藝術家之間，也因此有著緊密的關係。

片中，藝術家莊宗勳與戴明德的世代對話，除了談及鐵道駐村，也談回憶與兩人的情誼。他們因鐵道藝術村的進駐，兩人結緣，成為亦師亦友的關係。戴明德則分享自己現在的民雄工作室，當初買下來時候其實也延續著「鐵道情節」，還沒改造前的工作室像是鐵道還沒成為藝術村之前「黑黑臭臭」的氛圍。

► 嘉義鐵道藝術村常駐藝術家鄭建昌工作室。

◀ 藝術家王文志工作室一隅。

▼ 嘉義鐵道藝術村常駐藝術家陳政宏，在素描本中繪出鐵道倉庫的平面配置。



嘉義鐵道藝術村常駐藝術家謝其昌工作室一隅。

百無禁忌的實驗室

藝術家陳一凡提到在鐵道藝術村結束之後，原先藝術村的部分角色逐漸轉移到嘉美館，而嘉美館也更有系統、更有理念地在引介當代藝術。然而，美術館畢竟在展出上有較高的門檻，沒辦法像藝術村，能夠包容還不成熟、不完整的作品發品。藝術村激發藝術家的創造力，有些生猛有利的想法在其中醞釀，使得藝術村像是實驗室，包容各式各樣嘗試性的創作。

嘉義有許多公辦的展場可供展覽使用，然而私有的藝術替代空間或畫廊卻非常少，以至於創作初始階段的實驗、允許失敗出現的作品相對較少機會發表，這在藝術村拆除之後，似乎還沒有相同的角色出現。鐵道倉庫像是藝術家還未能進到美術館前所嘗試的非典型替代空間，在那裡藝術家能夠自由自在發展各種奇奇怪怪的想法，並在裡面先做實驗。除了作品成熟度之外，美術館也有空間本身帶來的限制，無法輕易展出像是植物、土壤、廢墟物件等，都需要經過殺菌處理，相較之下，藝術村在展出形式上的邊界更遼闊，可說是百無禁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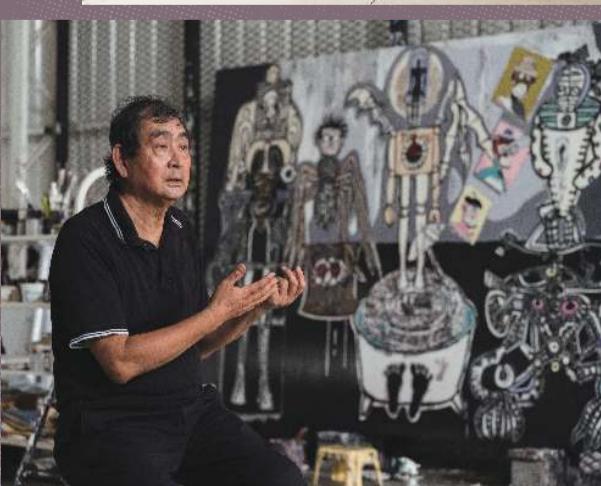
藝術家謝其昌提到在臺灣的幾個鐵道藝術村中，只有嘉義始終純粹地以藝術創作為主，很多地方的鐵道藝術村都已經文創化，更顯得嘉義經驗之珍貴。藝術家陳政宏表示自己創作的習慣、精神、藝術創作的本質、特質大部分都是在藝術村裡培養出來的。二十年對於一個藝術村的發展而言，似乎並不是「歷史悠久」，然而若將人的生命維度放入其中來感受，他們在那裡待了二十年，這對一個人的生命史、藝術家生涯的養成而言，其實是很長的一段時間。

這群藝術家在這二十年沉浸於鐵道倉庫的歲月裡，漸漸長成為現在的模樣。



◀ 嘉義鐵道藝術村常駐藝術家戴明德。

▼ 1999-2001年「另類空間 - 嘉義鐵道倉庫藝術展」策展人蔡美文。



黑金段歲月的安放與編排

——鐵道藝術村的拍攝幕後與挑戰

受訪——透島影業（林羿綺）

採訪整理——陳含瑜

紀錄片《黑金段上的藝術夢》由「透島影業」負責製作，導演林羿綺本身也是視覺藝術家，創作以錄像、實驗電影和影像裝置為主。在本次訪談中，她分享了拍攝本片的幕後，以及做為藝術家在委託製作與個人創作之間的平衡與影響。

擺放光影與背景

在正式拍攝前的製作會議中，透島會先研究受訪藝術家的作品與生平、擬定訪談大綱，並依照受訪者的作品風格來定調影像的質感，現場由攝影師討論取景、構圖及場景設置。由於透島的團隊夥伴主要以拍攝劇情電影為主，因此特別重視訪談場景的層次感，且希望每個場景呈現都能適切地符合該藝術家的風格，所以拍攝前都會花費較多時間進行現場的前置作業。為了人物顯得更立體、提升畫面的精緻度，燈光也盡可能用較高規格的方式設置，以細膩的畫面紀錄這些藝術家老師和他們的工作室。

在受訪畫面中，可以看到藝術家們穿著各時期的藝術村「隊服」，這其實並非導演所要求，而是他們不約而同的默契所達到的驚喜結果，這使得影片意外地記錄了藝術村不同階段的隊服。從這細節中也可感受到藝術家們對作為「團隊」一份子的情感與認同。

場景仍然歷歷在目

林羿綺分享這部片拍攝最困難的部分在於鐵道藝術村已經拆除：「一開始我們就是真的純粹、很熱血地想說要記錄這個已經消失的鐵道藝術村。我們拍攝遇到的問題是，當藝術村已經消失了，要怎麼把這個不存在的東西建立起來？我覺得這部片的挑戰，在於如何呈現已經消失的東西，並且留下些什麼。」

影片中在空白的素描本中，王德合手拿鉛筆，一面說著當時鐵道倉庫的空間配置，一面將一間間的工作室畫出來。他從戴明德老師的零號倉庫、阿夢咖啡廳的一號倉庫，一一細數，整排倉庫與進駐的藝術家、團隊之間的關係，在圖紙上慢慢顯現出來。

其實在拍攝訪談中，林羿綺邀請每位受訪的藝術家試著畫出當時的空間。每人都用不同的紙筆描繪，畫出來的也不盡相同。在最後剪輯時，選了王德合用鉛筆素描的方式，有著打草圖般的浪漫。比起原先試圖用模型和動畫這類較具體而直接的方式呈現，她覺得這樣的手繪更抒情、更有想像的空間：「模型好像會變成是一個紀念碑，一個歷史的結尾」。手繪讓觀者沒那麼直接地看到空間，但又有大致的輪廓和概念。

漸進鬆動的影像分野

在紀錄片中也使用了導演黃明川所紀錄的影像素材，當年，黃明川也像透島團隊一樣接受委託拍攝展覽紀錄，像是一九九七年的裝置藝術大展、鐵道藝術村等。雖然最初是服務特定主題而拍攝的影片，但後來導演也將這些仔細紀錄下的影像集結成為個人作品並發行DVD。林羿綺認為這些影像跟透島在拍的委託影像神似，雖然是委託創作，但其中也逐漸融入導演的觀點和看法在其中。

何更有效地傳達內容並與觀眾交流。然而，這些拍攝美術館委託影片的經驗，也漸漸影響到她自己的創作。委託影片作多了，經歷「見山不是山」後，開始有「見山又是山」的體會。她慢慢感覺到不需要將創作與委託分得那麼清楚，感覺自己的作品開始能夠更與大眾溝通、尋求理解，而委託影片裡，則再更加入她自己個人的影像風格，這兩端開始不再是如此極端的光譜。

當年鐵道藝術村面臨拆遷，戴明德最後以抗議展激進地回應。然而時隔多年，解散之後，林羿綺感覺到藝術家們其實各自有著更好的發展。此時拆遷時的情緒已經放下，其實是很好的拍攝影片的時機點。在影片的最後，蔡美文也用一九九五年她為「雕塑嘉義」寫下的標語回顧這段歷史：「希望能給我二十年的時間，讓這個城市真的成為一座藝術城市，雖然不確定這個目標是否已經達成，但至少在鐵道藝術村之後有一座文化園區、有一座美術館成立。」蔡美文說當年有人問她為什麼是「二十年」，她說：「二十年可以讓一個小孩長大，希望二十年後可以看到嘉義真的不一樣。」

▲ 嘉義鐵道藝術村草創期進駐藝術家王文志，採訪側拍。(攝影：何柏儒)

◀ 嘉義鐵道藝術村藝術家戴明德、莊宗勳，採訪側拍。(攝影：何柏儒)

▼ 嘉義鐵道藝術村常駐藝術家王德合工作室，採訪側拍。(攝影：何柏儒)



▲ 嘉義鐵道藝術村常駐藝術家鄭建昌，採訪側拍。(攝影：何柏儒)



▲ 「透島影業」拍攝工作現場。(攝影：何柏儒)

剛開始接受委託製作的影片時，林羿綺將這創作與委託兩者之間區分得十分清楚。創作時主導權在自己身上，可以用自己的觀點去敘述影片的議題，而當接受委託製作時，則會更思考影片的受眾是誰、符合委託方的需求、考量如